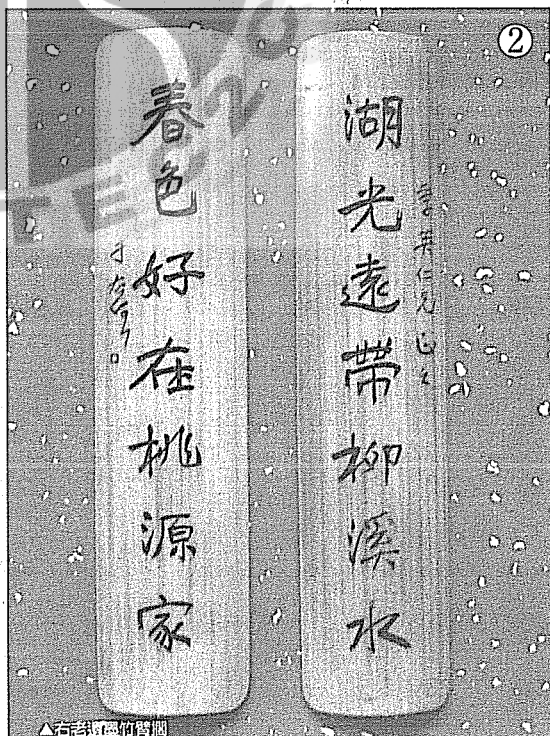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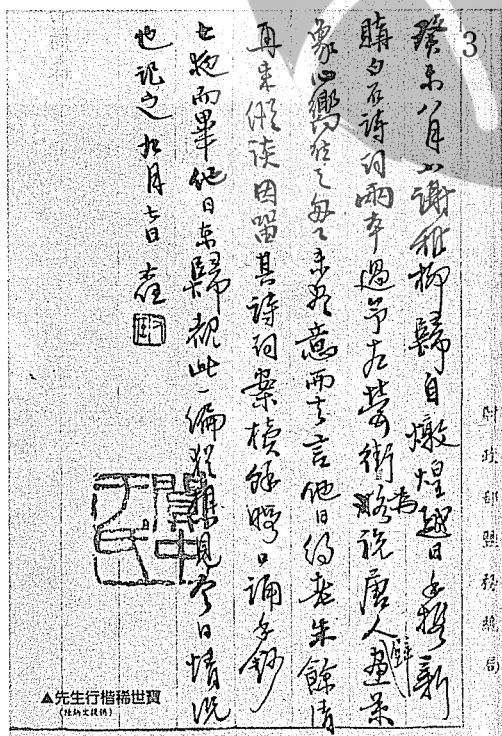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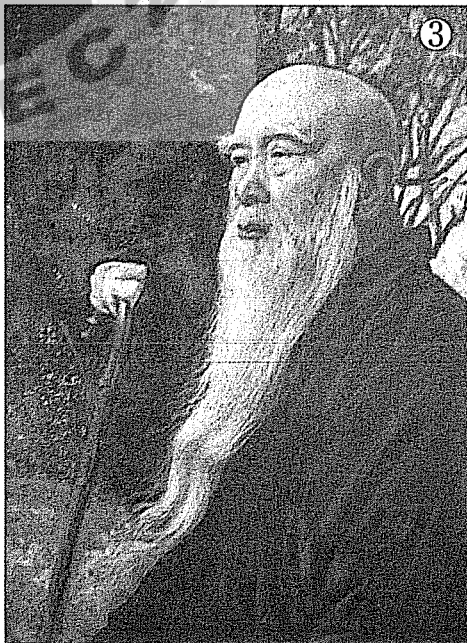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陸炳文「于右任誕辰發表『景行行止』紀念集」圖照（文見卅三頁）

- ①于右任（前右三留長鬚者）參加台北粥會時留影。
- ②于右任遺墨竹臂擱。
- ③于右任行楷稀世寶。





- ①于右任（中長鬚者）參加粥會時與粥友們合影，中左低頭吃粥者為楊森將軍。
- ②中華粥會主辦紀念座談會以追懷于右老，左二為會長陸炳文。
- ③李梅樹為于右任畫的油畫像。
- ④于右老在粥會留有不少身影。

讀此集如見聖人完人德容之茂

于右任誕辰發表「景行行止」紀念集

● 陸炳文（中華粥會會長）（彩色圖照刊第四頁）

今（二〇〇五）年四月十一日，為國之元勳、元老記者、桂冠詩人、曠代草聖、監察之父、粥會名賢于右任先生一二六歲誕辰紀念日，「景行行止——于右任」紀念集將在這一天問世，並配合推出「于右任紀念墨蹟展」，展出于右任書法真跡屏聯、長卷、一己著作、題端書籍等相關文物數十件，勢必引起藝術文化界的注目與重視。

十二日在台北市中山南路國家圖書館舉行的「景行行止——于右任」紀念集發表會，目的在向國人公開推出此集，期能如古諺所說：「讀之如見聖人德容之茂」，于右老就是我們所共同孺慕、景仰的超凡入聖之人。這項極富意義的紀念活動，為甚麼會由中華粥會出面來

會同大家辦理呢？實在是因為他老人家不但為知名粥賢，生前更與粥會有相當密切的關係！

著籍陝西三原的于右任，始終保有北方農家吃粥的習慣。早餐是麥片粥、中飯還是幾碗小米稀飯，只有晚上才進麵食。他居家是如此，應酬時亦復如此，過去悅賓樓就有他的最愛——清粥小菜。

說到于右任與粥結緣甚早，弱冠之年，關中鬧荒旱，地方人士秉持「樂善好施，捨粥行善」的美意，找人籌辦粥廠施賑，他受命董其事，熱心服務梓里，任勞任怨，鄉人極為稱頌。

其實先生舉家食粥已多時，曾抄錄秦少游春日遺錢穆父詩以自喻，釋文：

「三年京國鬢如絲，又見新花發故枝；日典春衣非為酒，舉家食粥已多時」。

于氏對粥會也非常有熱忱的，所以當他逝世三十週年（一九九四年）時，台北粥會煮粥紀念的通知上說：「假座天廚煮粥追懷，先生早年即出任故鄉三原施粥廠廠長，及至上海、重慶、台北三地先後倡行粥會，深獲于先生贊同，並期許『以淡素為天下倡』」。

八十年前（一九二四年）成立於上海的文人雅集——粥會，一九五八年上台復會，未幾于右老就加入啜粥行列，「閒話家常，笑談古今」是粥後茶餘即景，直到他老人家辭世為止，前後共出席過十次左右，以前的「鐵路招待所——寧園」（老址西寧北路）、「鄒容堂

「（原址在中山北路一段）和「恆傑堂」（舊址座落溫州街），都曾留下粥痕與足跡，于先生亦曾為台北粥會作東，席設國際獅子會三〇〇分會老會址（新生南路上），煮紅棗粥饗客，還笑問座眾「棗子甜否」？其時棗粥迎賓，平添藝林佳話，有此故實，並陳清聽。

他值得推崇的事多樁，諸如詞宗詩聖，不一而足；尤其是身膺監察院長三十三年，樹立身教典範，以「為人敬，不要人怕，更不庸人自擾」與同仁相戒。他蒞臨「僑生粥會」，立法院僑政、教育委員和監委也同感興奮。

于氏素有「美鬚公」、「美髯翁」之美譽，某次有人多事，詢以睡眠時究竟如何處置您的長鬚子，到底是擺在被面上？抑或置於被窩內？這話讓他徹夜難眠，輾轉反側，裡外都不是，結果他悟出一番道理，引用古書上的話，回應多事者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。

于右任的書法，人見人愛，筆者有幸，承友人出讓了一副他的對聯，字的神韻和聯文內容，直使我珍愛無比，句云：「事可期如意，心能得至公。」由

於該聯以碑體書出，並非在台北習以為常之狂草，少見多怪的我，一度還誤會是贗品呢！該件曾數度巡展海內外，頗受注目，這次也要陳展。

長期以來，筆者公餘之暇，涉獵於中國姓氏溯源研究，因而知于右任也非常重視姓源；他對中華民族共同始祖黃帝就有這麼一段手墨，「黃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，黃帝居軒轅之丘，而娶於西陵之女，是為嫫祖」；右老另書「源遠流長」四字，也成了電視節目的片頭，簡明扼要地寫出炎黃子孫的木本水源，殊為難得。

台北粥集早歲曾寄發一則啟事，開宗明義指出：「粥會為具文藝性之定期團契，自吳稚暉、狄膺、李石曾、于右任諸先生創辦以來，在台已歷時三十餘載」。時至今日，台北倡復粥友之會實近半世紀，推算起始於一九二四年滬濱的雅集，會史已逾八十個春秋，誠係唯一名列國史館刊「史事紀要」、且為開國以來歷史最悠久之文化人士的社團。

狄膺於台北首倡粥會，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，被推為首任會長出掌粥鍋，捏

瓢人沈映冬襄助之。最初是由東道主出函、會長副署，輪流東請各界人士盍興而來。

轉眼到了一九六〇年，兩三年間粥友值東竟達四十位之多，當年的十二月份粥集，席設碧潭邊的「碧廬」，是日右老因事未克到會，卻意外托人捎來一寶，內容為吳稚老語、粥會八字旨趣「閒話家常，笑談古今」，附記「碧潭三年會粥，同仁憶稚老昔日談笑，因為書之」。粥賢陳邁子見狀，興致頗高，立就七絕二首，自題：「碧潭三十六次會粥席上有作」，有句：

顏回瓢飲樂天真，淑世清流自足珍。
人影潭光同一碧，夕陽紅樹故山春。
三載悠悠集眾英，道源賢哲志成城。
當年畫粥憂天下，小范胸藏數萬兵。

台北粥會第五年（一九六二），先生書「粥會五年」以為紀盛，當年歲次壬寅開始，每月例會、全年十二次之中，歲末年初的那一次，必聚噉「臘八粥」；第四十九次約集於「恆傑堂」一樓，壁間張懸一丈巨聯，為于右老試筆之作，對子云：「沉吟一個字，揚眉好幾

天」。該次粥會由「堂主」李石曾（第二任會長，本名煜瀛，以字行）主持，然而該聯是早先寫給狄膺前會長的，允稱罕見傑構巨聯，卻無上下落款，現由陝西省耆老劉光斗收藏。

粥席間，粥賢曾今可（台灣詩壇壇主）詩興大發，起而命題「壬寅臘八恆傑堂啜粥」，率先吟詩曰：

啜粥喜登恆傑堂，雙弓米共菜根香。
花方報歲懷梅嶺，柳已偷春到海疆。

高會勝流皆淡雅，殘年臘日獨慚惶！
于公書法狄公句，一丈巨聯森寶光。

末尾並註記：李石老東邀於世界社恆傑堂為粥會，有于右老書太倉狄膺聯句，裝成尋丈，詩以記之。

昔時，以創辦「世界社」三巨頭吳稚暉（敬恆）、張靜江（人傑）、李石曾，前二人名字合為堂名的「恆傑堂」，是首善之地台北、文人雅士經常聚首的地方，有時輕鬆啜粥喝茶，有時正經開會議事，右老常來不在話下，其他大老如嚴家淦等，也都多次結伴賞臨，或輕車簡從蒞止。

壬寅粥友喜啜臘八粥，右老正巧又

有事沒來成，隔了一段時間，特地補送一條幅「臘八粥會」，用來紀念恆傑堂首次臘八會，寓有：「以粥會友，粥以弘道；以詩會友，詩以載道」的雅興，合得四字，共襄盛舉。

早期的台北粥會，有一陣子常聚文山碧廬吃粥，廬前碧潭邊有一石碑，其上陽面刻「江山如畫」大字，眾所周知，係出自右老親筆，粥賢譚元徵記下緣起，大致說：「沈君映冬，曾主辦中國畫艇，羅致近代名家書畫，一時文士鑿韻酣飲其中，亦足散煩鬱、忘塵劫也。

旋因北市喧囂，無以演漾其畫艇容與之趣，迺築室於碧潭之側；文山對壘，碧亭右峙，嵐氣波光，朝昏百變，人坐其間，亦如泛舟中流，心共潮遠。有時作粥會於此，主者不一其人。太倉狄君武先生心契其勝，字之曰碧廬，並為楹聯九首，缺四言者一。三原于公偶坐畫艇，題「江山如畫」四字，後又得「風雨同舟」一條，請於高陽李石老書之，以足十聯之數。於是沈君求全願遂，屬余記其緣起。嗟乎！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，夢裡神州，邈焉天際；睹如畫之江山

，賦同舟之風雨，登斯廬也，有不愀然而自悲，惕然而自厲也乎？！」

沈映老憶起這段往事，二〇〇四年十一月間，特寫斗大「江山如畫」四字，留會存證，並旁並加註：「三原于先生坐碧廬，面對文山俯視碧水漣漪，即興記之得此句，旋應下走之請，允為命筆鐫石，以供眾覽，名潭生色，風傳不衰，固韻事也，今承炳文會長督書，因追記如此。」

台北近郊的「碧潭」、「碧廬」，這地名和屋名共四字，于右老先後都題寫過。碧廬老門牌是新店大坪頂路（又叫太平路）七號，資深粥友皆知，走過吊橋右轉百步之內，左手邊一片竹籬笆屋就是了。如今屋坍路改，一幢大樓拔地而起，新址為碧潭路七十五號，老地方依舊，景物已全非，只剩一叢老樹伴著過往旅人，守著古老記憶古早人。一年前，攝製「懷舊影集」粥會再興在台北時，筆者曾陪著沈老舊地重遊，但見「碧廬」早已易為「頂城派出所」，而「江山如畫」石碑則換成「我家旅社」店招；翻看兩張舊粥照，一為石碑空

景，一為粥友粥賢們合照，不禁感於滄海桑田，物換星移催人老啊！

老人家雖曾在不同時間、場合，給粥會預留有「江山如畫」、「碧潭」和「碧廬」遺跡，可是很可惜並未光顧該處吃過小米稀飯；倒是有一次（約在一九六一年）經沈映冬力邀，有緣人右老才光臨碧廬看景、看書、還看字畫。粥賢王壯為等書畫冊頁。當天來的突然，粥友來不及趕到接待，只有沈映老和路過的青年學生，接近先生身邊，言談間他關心為國儲才，期望有志青年奮發淬勵，各有造詣，終將成棟樑之材，來日可蔚為國用。先生打道回于公館前，步出碧廬與簇擁者還留下了身影。

人交談，狀至欣慰。

名家展推出近作百幅，內容極為豐富精采，數日內觀眾達數萬人，咸對展品書法與國畫，讚賞不已。檢閱當時鋅版鉛印展覽簡介，所列展出者名單，俱為當代國內外名家，不乏與右老同在台北粥會品粥的粥賢粥友，例如：丁治磐、王壯為、王孟瀟、成惕軒、李鴻文、李猷、易君左、宗孝忱、姚琮、胡慶育、高拜石、馬紹文、許世英、張默君、張維翰、張相、梁寒操、陳定山、陳季碩、楊森、董開章、劉泗英、劉太希、劉行之、魯蕩平、闕漢騫、王君懿、田曼詩、余偉、李可梅、匡仲英、吳詠香、吳堪白、周澄、林玉山、林中行、邵幼軒、高逸鴻、孫雲生、孫家勤、張毅年、陶壽伯、陳子和、陳雋甫、陳丹誠、郭燕橋、彭醇士、黃君璧、傅狷夫、葉公超、葉醉白、劉延濤、鍾壽仁、蕭一葦等。

鄒容堂」主持揭幕，並與中國小姐劉秀嫻共同剪綵，一張鶴髮紅顏的合影，如今仍留在黃景南之子黃永春保管的舊照片簿中。

上述三展，諒為右老生前參加過最後的大型公開活動，當天「中央日報」四版報導中，有這麼一段文字：

【本報訊】監察院長于右任，將於今天在台北度過八十六歲華誕。于院長寓所未設壽堂，亦無任何祝壽活動。僅設置簽名簿，備友好題名。副總統陳誠，行政院長嚴家淦，立法院長黃國書等人，昨天都送了花籃，為右老祝壽。右老今年的健康良好，他昨天照常到監察院辦公，上午去青年服務社，為標準草書展覽會主持開幕禮，晚間並去中山堂，觀賞警總白雪文化工作團演出的七仙女。

該一簽名簿如今下落不明，僅知簿面題字者為粥會精神導師吳稚暉。

右老曾書一條幅，句云：「稚暉先生是平民的、青年的、革命的、科學的、永遠站在時代前面的導師。」那是一九六四年三月，台北粥會出版專輯，紀

念吳稚暉先生百年誕辰時，推崇文字中最言簡意賅的一句話。筆者於二〇〇〇年承乏粥會事務，正式建議尊稚老為本會的「精神導師」，就是根據右任先生的書面開示所做的重大決定。

眾所周知，粥賢右老與精神導師稚老的關係匪淺，他倆公私誼始自民元，直至稚老往生止，其間過從甚密，有長達四十多年的交情。以往右老過生日，祝壽題名簿面，多出「篆聖」吳公之手；而稚暉先生人生大事，也常見「草聖」于公之手跡或足跡。

一九六三年編印「吳稚暉先生紀念集」即由「右任」落款，同年舉行逝世十周年紀念會，右老也偕許多黨國元老蒞臨會場。再往前追溯到一九五三年，稚老水葬南海水域，右老親蒞松山機場，目送專機飛往金門。海葬船下水處的水頭碼頭，內灣後建「稚暉亭」，亭名三字，最初又係于公手書，亦即今之吳公亭。

還真是湊巧啊！于右老與吳稚老，一擅草一長於篆，二老有過多次合寫墨寶的經驗，「蔣母毛太君（蔣經國生母

）傳」是請出稚老繕句，封面則由右老題後付梓，此其一例；南京中山陵靈骨塔內碑記上的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在黃埔軍官學校「開學辭」，係出自稚老手筆，「告學辭」又歸右老書就，此其二例。近代中國書法二聖，同樣會有其他合作例子，尚祈「于迷」（用年輕人的話說，就是于公公的粉絲）同道繼續追蹤挖寶吧！

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，適逢于公八十八冥誕，粥會同仁編印「三原鴻寶」小冊子，內收與老人相關文獻、及黨國碩彥書法，封皮由石曾李煜瀛會長題端，早歲散贈各方，該書已成孤本，現僅國史館藏有一冊，乃我會前所移贈該館共三三九件文物中的一件，即使會裡也無存書矣！如外界尚有此冊，至希賜贈為佳。

台北粥會第三七〇次約集，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辦的很有風味，因為煩由會友沈映冬以旅遊陝西帶回之「三原小米」，熬煮為粥，就成了右老生前最愛的小米稀飯；當天作東的丁慰慈、岑摩岩、陸炳文和邵隆美四人，得以

具名發東，並代庖而倍感榮幸！

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，粥集在台北復會屆滿四十周年會慶日，同時為紀念右任先生一二〇歲誕辰粥會，舉行右老書法文物展覽活動，並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廚菜館益壽廳煮粥迎賓，東請粥友賞光，當時也頗具盛況，台北粥會第五任會長丁慰慈，最近回憶說，「恍如昨日啊！今又逢右老一二六歲冥誕、及四十一年忌辰、『標準草書』出版六十周年，大家重聚在一起，重睹遺蹟，重讀遺詩，實具承先啟後、繼往開來的特殊意義也！」

丁會長所謂重睹遺蹟，其中包括筆者兩件從未視人的右老墨跡，一為擊窠大字長卷，另一為行楷小字手卷。前於舊書肆尋寶，無意間在冷攤蒐得右老遺珍逸品，那是民國四〇年代為牙醫診所開業，受人託所寫的招牌字，共八張：《謝》、《務》、《平》、《牙》、《醫》、《師》、《于右任》及《務平》；前六個斗大字，每字一張，合成「謝務平牙醫師」，右老落款含鈐印另紙，備份「務平」二字單獨成張，既可招商

製作招牌，又能存藏留念，甚是貼心。惟得之者不知珍惜，幾經輾轉，有幸落到保險箱中，才算「字有所終」，不再浪跡天涯。

第五〇次粥集上，首次將此八紙于書獻寶，張之壁間示眾，在陳展過程中，粥友集思廣益，想到比較妥切之組合方式，不外下列三種：

- 一、「謝務平牙醫師·于右任」，「務平」；（算是原貌呈現）
- 二、「謝」，「務平牙醫師」，「務平·于右任」；（勉強一湊成三）
- 三、「務平醫牙·務平謝師·于右任。」（難得合而為一）

在拼湊之間，在場者僉認以第三種排列最佳，沈映老遂建議會後揭下，立即送裱，成一長卷，並名之為「于右任先生擊窠字」，且權充「鎮會之寶」永安康；同時公推卷頭語該請右老門人胡恆舊侶偏勞，卷末跋則由沈老撰文委楊紹印粥友代書，以示寶物重現始末。

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日右老往生四十週年紀念會中，筆者再當眾出示了「于右任先生書法長卷」，卷頭亦係粥會

顧問胡恆道兄手題「此乃稀世之物也，炳文存藏，癸未年（民九十二）」，又請名譽會長蔡鼎新續跋於卷尾，以保全貌。

題跋文曰：右老草書天馬行空，人所以熟知，惟小字行楷者，吉光片羽，尤為罕睹，即使親炙右老諸賢、暨收藏名家，亦鮮見也。茲編右老於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癸未，時年六十五歲，手錄姜白石詩詞多則，都六紙三千餘字，筆精墨妙，信手染翰，揮灑自如，洵稀世寶也。炳文兄有緣得之，不欲自闕，公諸同好，將令覽者大開眼界，瞠焉驚羨也。爰綴數語致歎慕之忱以殿之。

又，該長卷第六紙後半張，細讀係右老說明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」及所附詩集十餘首，與白石道人歌曲、跋等「真蹟得見和手錄之經過」，其釋文如下：

「癸未八月，小謝稚柳歸自敦煌，越日手攜新購白石詩詞兩本過予，古槩街為說唐人壁畫景象，心嚮往之，匆匆未盡意而去，言他日約老朱餘清再來縱

談，因留其詩詞，案牘餘暇口誦手鈔，七夜而畢。他日東歸，睹此一編，從想見今日情況也，記之九月七日，右任。」

「文末並鈐兩印，均吳昌碩篆刻，即右老習用之小章「右任」，與大方之自號「關中于氏」。

此二卷均將出現在「于右任紀念墨跡展」，歡迎大家屆時前往欣賞。

從于氏墨跡，可以看出曠代草聖的書法功力；從他的詩文，又讀出桂冠詩人文章過人之處；從右老的做人，更難見到聖人德容之茂。

老人在世時，最喜歡書寫的一幅對子之一，便是「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」，依筆者管見，世人推崇于右任，給他這麼多封號，其中應以「古今完人」最恰如其分了。我們今天紀念他的「二六冥誕」發表五二八頁鉅冊「景行行止」，是不是應該追贈右老為「古今完人」或「古今文化完人」。《詩經·大雅篇》有句云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」吾輩也藉著此句，來表達大家對完人于右任的共同心願。